

讓悼念更人性化

伍桂麟

英國註冊遺體防腐師

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實驗室經理

「香港生死學協會」創會會長

由登記人（或其家屬）填報參加無言老師捐贈計劃開始，家屬確實經歷很多鮮為人知的心路歷程和心理掙扎。整個遺體捐贈過程，由至親離去，讓醫科生進行遺體學習，直至通知家人參與先人的撒灰儀式，才得到圓滿的終結。期間醞釀過多少堅持、等待和悲痛，這只有家屬本身才能領會。我們深切體諒家屬在履行先人遺願期間的複雜心情，所以在捐贈的流程中都希望以家屬的角度出發，盡量避免再增添他們的煩惱與哀傷，所以，即使簡單一個撒灰器，我們都希望令家屬有一種安慰和療癒感。

在先人離世後，家人可自行決定安排殯儀程序或委託中大安排先人接送，在出殯當日送達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。大樓外的無言老師送別閣有一個小花園，供家人進行簡單送別儀式；樓內設有無言老師紀念牆，家屬日後可在辦公時間內在先人的紀念名牌前悼念及獻花等。直至先人火化前，家屬仍可決定自行尋找殯儀承辦商或委託中大安排。若委託中大安排火化，家人可以跟靈車到火化場進行火化禮，並作最後安排。大學每年會有兩次在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舉行的撒灰儀式，會邀請家人參與，並可從不同的撒灰方式中作選擇。人性化的處理，是我們的基礎，我們相信每個細節對於家屬都重要，希望由始至終給家屬有好的選擇，這也合乎無言老師的尊重和榮譽。

新型撒灰器變得更「貼心」

火化後其中一個具象徵意義的儀式，就是撒灰。以往使用的撒灰器是一個小型銀色鋁製盛器，貌似載水的壺，一拉動手挽，就可把骨灰灑落在花園之中。由



無言老師撒灰儀式中的靜默悼念儀式。

於這個盛器感覺有點冰冷，相對亦較重，而且把先人骨灰盛載與撒灰的輪轉過程中，容易把其他人的骨灰也混雜其中。於是，我們請來了社會設計創意室「啟民創社」設計新的撒灰器，由他們團隊帶領一眾設計師、學生、無言老師的家人或登記人等，一同提供意見和進行測試，最後設計了數個全新的撒灰器。

其中一個紙撒灰器「信別」在二〇一七年十一月的儀式中首次使用。該撒灰器以紙製成，可摺成一個像漏斗的盛器，家屬可以在撒灰器上寫上留言，當盛載好骨灰後，雙手捧着撒灰器，透過下端的小洞把先人骨灰撒在花園，再把撒灰器放在化寶盆內一同化掉。這個設計避免混合他人的骨灰之餘，以雙手撒灰亦較有尊敬之意，骨灰散落的分量也較平均。撒灰器只會使用一次，採用了環保物料製造，除了白色，將來也可能因應家屬需要而用上其他顏色，相比舊款的鋁製盛器重量較輕，感覺也更溫暖及柔和，相信家屬亦樂於採用。

此外，一款長圓筒型的木柄撒灰器於明年年底供試用，當然，家屬如屬舊式的撒灰器，仍可以自由選擇。我們希望從這些細節中，讓家人感覺到無言老師計劃在捐贈遺體當中，有各種人性化細節的悉心設想及安排。

包容不同宗教儀式

中大醫學院每年會安排兩次的撒灰日，通常在六月及十二月左右舉行。當日會分上、下午兩個時段供家屬選擇，安排旅遊巴士在油塘港鐵站附近接載家屬前往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（家屬可選擇由石碑廠工人攜同骨灰與石碑前往墳場，毋



中大醫學生為無家屬的無言老師撒灰，送別至最後一程。

須自攜骨灰)。在撒灰儀式開始的時候，中大生物醫學院陳新安教授和兩位醫生會先致感謝辭，然後進行默哀儀式，接着讓家屬進行撒灰或宗教儀式，最後石廠工人便會把先人的名牌裝置在無言老師的石牆上（名牌上一般有三行字，包括先人姓名、籍貫、生卒年等）。

一般來說，家人都會屬意大學協助舉行悼念儀式，這會讓他們覺得整件事情有始有終，圓滿結束，大學對此亦樂於幫助。為了考慮到部分家庭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故在撒灰後會預留約半小時，如果家屬請來道士、法師或牧師前來，在這個時候他們便可以進行個別的悼念儀式；而礙於中西文化各異的關係，我們亦會事先向家屬查詢他們悼念儀式的宗教取向，以盡量安排中或西式的宗教儀式在同時段進行，避免氣氛突兀尷尬。

即使旁人看來是微不足道的細節，但無言老師計劃的團隊亦會謹慎而樂意地全力協助家屬，儀式同樣是一輪一輪的步驟，但他們領的不是祭品，而是盛載着先人骨灰的撒灰器。走到青草地旁的小石堆，拉起金屬撒灰器的把手，或是雙手拿起寫滿道謝道愛的「信別」，把骨灰輕輕灑到石頭上，看着細粉落入大地，並立碑表揚捐軀的貢獻。這不只完善整個悼念喪親的儀式安排，令家人得以釋懷，更重要是表達中大醫學院對無言老師的尊重，讓捐出遺體教學的先人用最簡單美麗的方式回歸大地，寫下每位「無言老師」的圓滿句號。

第二章 死後遺愛 捨身成仁



家屬在紙撒灰器上
留言給先人。



家屬運用紙撒灰器
「信別」撒灰。



撒灰後，家屬可把撒灰
器放到化寶爐燃燒。

大家好，我是Gabriel。我和一眾同學剛完成了三年級醫科課程，準備踏入新一階段，正式進入醫院接觸病人。很慶幸今天能夠跟你們一起，記念過往曾經陪伴我們走過數年醫科生涯的無言老師。

還記得入學當日，院長叮囑我們要飲水思源，不要忘記身邊人給予我們的栽培和教導；又跟我們說：「從你披起白袍的今天起，就不要再當自己只是學生，而要當自己做未來的醫生。」我相信如果你問十個醫科生為什麼選一科這麼吃力不討好的來念，十個都會答你是因為想幫人。我並不例外，我知道杏林路並不易行，當初立志讀醫就是希望未來運用我的知識和能力去為病人分擔痛苦。

二十個月前的第一堂解剖課，教授帶領同學靜默了一分鐘，向無言老師的無私奉獻表達敬意。接着教授把解剖程序講解完畢之後，我們第一次親眼看到無言老師。那幾分鐘，我們一枱的九個同學都站在枱邊不敢動手；我們知道在我們面前的是有血有肉的、曾經生存在這世上的一個人。教授鼓勵之下，我們開始小心翼翼的下刀，因為我們不希望無言老師需要承受我們不必要的任何一刀。那一刻，我們明白到日後身為醫者的責任之重。這麼多人為培育我們而付出過，我們不可以辜負他們的期望，一定要抱持赤子之心回饋社會。

我並不認識眼前的這位無言老師，在他生前沒會跟他交談過。但我從解剖的過程中了解到他曾經經歷癌症擴散的痛楚。我開始想，究竟他的人生故事是怎樣的呢？他跟癌症搏鬥的日子是怎樣過？一個這麼大方、為了教育我們新一代醫科生而願意捐出自己身軀的好心人，不知他的生命又是怎樣的？

在無言老師身上解剖的經驗，固然大大有助我們對人體結構的認知；但我們從無言老師身上學到的，卻遠比人體結構要來得多。相信日後行醫也是一樣，我們不單要學會面對生老病死，更加要學懂在病徵和病理背後看到病人的痛苦和感受。

最後，僅代表我的所有同學感謝每一位無言老師和親屬。多謝無言老師陪伴我們走過醫科生涯的開始，在我們沉默的相處之中教了我們寶貴的一課。對於你們的不言之教，我們心存感激。我可以大膽說，家人、朋友們不用擔心，無言老師在中大醫學院的日子過得非常有意義。多謝你們。

何詠欣和韓子慕同學撒灰儀式講辭

大家好！我們是香港中文大學二年級的醫科生，今天很榮幸可以在無言老師的撒灰儀式上向大家分享幾句話。

「做一個好醫生，盡力幫助到病人」是我們每一位醫科生的目標和使命，而要由一個乳臭未乾的學生脫胎換骨成為一名專業的醫生，除了書本上死記硬背的知識和教授們的栽培，亦全靠無言老師對我們的愛及付出。本來可以選擇屍身完好無缺地火化殮葬，但你們卻選擇了捐出親人的遺體，以身軀成就大愛，寧願我們在他們身上劃錯一刀，也好比在未來的病人身上開錯刀。

在解剖課上，我們有機會從無言老師身上學習，學到的不單單只是人體結構和病理，還有各位老師勇敢對抗疾病的勇氣和偉大無私的精神，而這些東西是沒有辦法被書本上的圖案或文字取代，老師

身上為生命奮鬥的痕迹亦觸動着我們的心，這些親身感受都能幫助我們在將來以同理心對待病人。

記得第一次上解剖課時，教授先帶領着全體同學為一眾無言老師默哀一分鐘，在我們面前是逝去的、無法挽回的生命，但他們離世後貢獻了自己唯一擁有的身軀，希望能為醫學教育和發展盡最後一分力。儘管眼前是一具冷冰冰的身體，但我們依然能夠從老師身上感受到溫暖的愛和對我們的期望。

第一次看見無言老師的身體時，我們的心情是既緊張又感激。這也許是我們一眾二年級生第一次面對逝去的生命，看見因病魔折磨而變得瘦削的身體，還有種種急救過的痕迹，不禁令我們細想面前的老師生前是個怎樣的人？曾經過着怎樣的生活？他在生命走到盡頭時又經歷了甚麼呢？作為低年級的醫科生，我們是否真的夠成熟去面對和解剖面前的生命呢？我們唯有堅信只有努力在老師身上學習，才是對老師和家屬們最好的報答。然而，即使每一次同學們都先認真地溫過書才上課，我們仍然會擔心自己解剖得差，生怕笨拙的技巧和微微顫抖的手會破壞及浪費了老師的心意。經過一年的解剖課，我們掌握了更多醫學知識，解剖技術也變得更熟練。在最後一課時，我們在感謝卡上寫上了我們對老師們及其家屬的心意，可是這樣都不足以表達我們的感恩之心。

雖然在其他課堂上，我們都是在學習各種各樣的醫學知識，為將來做一個好醫生作好準備，但這一年的解剖課令我們真正地感受到醫生是一個面對生命的職業，而不單單是只有醫術的技師。衷心感謝所有無言老師，以及願意捐出摯愛的遺體的你們。你們的無私和偉大讓我們學會尊重生命和珍惜學習的機會，亦立志將來要成為一個能回饋社會的好醫生。

再次感謝各位的幫助，希望你們家庭幸福美滿，多謝各位！